

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问题

樊 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人们精神上的桎梏,新闻界思想空前活跃,对过去进行总结,对传统深沉反思,对未来积极探索以发展开拓的眼光来考察新闻现象,已成为一种风气,理性思维加强了,新的见解和设想不断提出。建立现代形态的新闻写作学,亦即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问题,就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了。

一、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已否过时?为什么要提出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问题?

提到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首先就碰到一个问题:传统的新闻写作理论已否过时?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再问:既然没有,那么提出现代化的问题,是不是赶时髦,趁热闹,唯新为上?我们的答案是:不是。

首先,新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又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这种服务性和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新闻写作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变革自己的内容与形式,完善自己的体系。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比如,近代报纸开始只有“电报体”和“纪事体”两种简单枯燥的新闻文体,现在却有了整整一个系列。又比如,过去谈新闻写作,只是局限于报纸新闻,现在还得研究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的写作与制作。但是,新闻写作这种随着社会进步、新闻功能扩大而发展变化的优良品性,并不是不要任何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天然地实现的。新闻丰富生动的实践性,尽管像一股源头活水,不断滋润着新闻写作的原野,却并不能保证写作理论和写作形式在任何时候都能添蕾加蕊,新意盎然,而常常是恰恰相反,只要人们对它陷入某种盲目性,就会出现相应的停滞与僵化。这一点,已为新闻文体发展的历史所证明。时代的急剧发展,群众综合文化素质的提高,要求新闻功能进一步扩大,除了传输信息、沟通思想,还要求透视社会,监测生活,提供知识和审美愉悦,为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效益。可传统新闻写作体系,在认识上仍然停留在新闻写作就是纪录事实、保存历史的水平上;在形式上则仍然是几十年前那副老模样,一望而失去新鲜感。新闻写作理论的研究也多限于对原有概念的认同解释,取例证明,基本上没有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到了大学新闻系的课堂上,问题暴露得更加尖锐,与左邻右舍渊源深远而又面貌崭新的学科相比,新闻写作课,教师感到“讲头”不多,学生觉着“嚼头”太少,浅显单薄,信息陈旧,似乎与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科学进步脱了节。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了学科的改造问题。

其次,新闻对新近事实的反映,是动能的反映,而不是镜相式的反映,事实只是新闻的本源,而不是新闻本身,新闻只是事实的反映,而不就是事实。新闻是记者头脑的产物,它一旦产生,就成了观念形态的东西,渗入了社会的思想。新闻必须忠于事实,但又不是机械被动地服从事实。忠于事实不是新闻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社会集团的功利需要。所谓“新闻用事实来说话”,这要“说”的“话”,并不只是重复事实,更重要的是事实所能体现的功利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事实,不同的记者却写出不同主题的新闻来的原因所在,并已为近两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全方位、大角度、深层次的优秀报道所证明。即使在写作技巧上,也同样存在着功利的考虑。比如,从存在过程和表现形态上看,世界上没有那一件事不是先有原因,后有结果。可我们的新闻,却并不都是“原原本本”的“映象”,而常常为了讲求传播效果,把它改造成“先果后因”的“倒金字塔式”的表现形态。由于人们对新闻的反映力与表现力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要承受得起这种不断注入的负荷,就得走现代科学的横向综合的道路,用多学科的知识来武装新闻写作学,丰富写作技巧,完善写作体系。可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基本上还是就新闻论新闻,并没有转到多学科融合交叉的现代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复

覆盖面既小，概括力也有限。这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学科的改革问题。

我们所以主张建立现代形态的新闻写作学，并不是认为传统的写作理论已经过时，更不是人为地将它“老化”为“古典新闻写作学”，而只是为了强调：新闻写作学应与时代一起发展，一起前进！

二、传统新闻写作理论面面观

传统新闻写作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而实践活动本身，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与机敏性。所以，这个理论体系在性能上，也就具有实用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各种文体和技法都因社会的需要和写作能力的提高而产生，都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范围，都能在传播交流上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而且，同一种技巧，可以应用于这种文体，又可以应用于那种文体，可以作为表情达意的方法，也可以作为谋篇布局的章法。各种文体和技法，又互相渗透交叉，形成新的文体，实现新的功能，产生新的价值。在形态上，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则有着描述性、通俗性的特点，容易被人理解接受，能在群众中广泛流布。几十年来，我们用它来指引初学者上路，解答写作中的疑难，是我们长期积聚的写作经验与写作技巧的概括，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功绩，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但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审视，它又存在着非改不可的缺陷。

一、研究的直观性。以往的新闻写作研究，大多是微观的直觉体验和零散感发，重感受而轻思辨，就事论事，理论色彩不浓，以表面现象的描述，代替了深入的本质考察，缺乏整体构思，未能将实践中获得的大量经验知识，抽象出一般的规律，上升为系统的理性认识。

二、思考的粗泛性。好些概念义涵笼统模糊，有着很大的意会性，道理的表达多作一般的告知评价，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更少实验的依据。不少问题的探讨是点到即止，至门而返，只宣布应什么，不阐释为什么，道其然而不道其所以然。例如大家都强调主题的作用，可是，主题是从那里来的？怎么提炼的？往往只讲到深入采访，至多讲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就立马停车，悠然而止。至于主观与客观怎样才能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客观特殊的具体素材与主观普遍的人生体验怎样结合？材料与思绪之间怎样承续与引申？主题的形成与深化过程和思维的运行以及表达有着怎样的关系？面对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红灯、黄灯、绿灯一齐亮的现实生活，作为事实的反映的新闻，是不是每一篇的主题都非单一明确？可不可以有多维主题，模糊主题？这些问题留下了一大片空白。

三、论理的机械性。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式，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把这种主要适用于把握机械运动的思维方式，用来把握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新闻作品，就出现了矛盾。新闻作品水平的高低，决定于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常常把新闻作品当作一架可以任意分拆的机器，先拆成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等几个大部件，再把部件细拆成若干零件，重分析而轻综合，即使讲了综合，也往往是简单相加，而不是有机统一。其逻辑起点不是综合，而是分析，似乎新闻作品的活力，如同是一架机器，就在于零件的简单组合，而不是来自各种因素有机统一的整合质。对新闻作品进行机械割裂论析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性与艺术性标准的二元化认识，导致了对写作艺术的轻视，给公式化、概念化的新闻大开方便之门。

四、体系的封闭性。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在体系上是封闭的。表现有二：其一是如同前面所述，就新闻论新闻，思路狭窄。于是常常只能从一个视角上去窥视新闻这个复杂多维的现象而入困惑。其二是述而不作。对前人的经验，有着一一种近似迷信的服从，亦步亦趋，不敢超越，很少提出质疑辨正，更缺乏像其它学科那样以批判传统来表达时代精神而开拓前进的勇气。对于新闻写作面临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不敢正视，表现了一种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得过且过的文化惰性。几十年来，全国（包括港台）出版的新闻写作论著，不下几十种，基本上是在原地打转转，其逻辑框架，业务术语、论证角度、论证方法，都大体相同，甚至例文也有一些是辗转相沿。直到近几年大陆出版的几部新著，才开始指陈传统的缺陷，论及创新，把人们的眼光由过去引向未来，这是令人雀跃的了不起的进步，遗憾的还大体上只是原有框架下的改革。

三、新闻写作学现代化的思考

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以顺应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我们应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科学的方法,对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进行理性的概括与总结,研究由生活到新闻、由作者到读者,又由读者到作者,由新闻到生活的整个写作、传播过程的内部机制与外部律动,研究写作的技巧技能与写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心理、思维、审美意识的深层结构,实现新闻写作学的综合改造与更新,从而建成一门对新闻写作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现代水平的学科。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工作。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心理层次上突破。确立非我莫属的群体创建意识,树立雄心与信心,为建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闻写作学而跋涉前进。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客观条件,也受到主观目的的支配。目的是一种自觉的带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创建观念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治学方法,一般都是以师承——模拟——创新为次序。现代新闻写作学,它的研究领域向何处伸展?研究对象如何界定?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认识结构与思维技巧?应达到什么样的实践目标?都无师可依,无规可循。一切都要靠自己开拓,去探索。

传统新闻写作理论,曾有过两个老师,一是西方,一是民族传统。西方的新闻写作理论比我们早,经验积累也比我们多。我们曾向他们作过认真的学习,今后也还应该学习。但是,西方新闻写作学现代化的任务,也并没有完成。已经翻译过来新闻写作论著,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经验整理阶段,有待于向现代科学的层次提升。即使某些方面已经取得突破,可资借鉴,也应看到,这种突破,是在西方的社会背景和心理习惯下发生的,反映的是西方的新闻观与文化价值观。他们的“月亮”再圆,也只能照耀仰它望它的那个地区,恐怕是不能生搬硬套的。

其次,我国是一个文章大国,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文章的写作,把它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写作遗产,和其它文化遗产一道,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培养了民族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至今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基。写作现代化当然不应悖离传统,乱冲乱撞,变成与我们毫不相干的野马。但是,如前所述,传统同样并没有为我们准备着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新闻文体,多是从文学、史学和应用文中脱胎出来,身上流动着传统文章学的血液,但它们已以全新的面貌挣脱传统,另成支系。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传统一方面养生了我们,一方面又限制了我们。例如,前面提到的“述而不作”和笃信经验的思维习惯,就是与儒学的注经传统和内倾心理、重实践轻理论的认知原则分不开的。所以,毫无分析地师承传统,也不可能渡到现代化的彼岸。

当前我们应该着手的,是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我们从战争年代,到“文革”之前,以及近十年来,曾有许多新闻作品,获得群众的喜爱,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以及两个文明建设中起过作用。又例如,近年来新闻界同仁们创造的“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一改过去一事一报、平铺直叙、以回答五个W为满足的平面报道的积习,突破时空界限,把“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揉在一起,多层面、多声部、多色调地反映新闻事件和现实生活,叙述、描写、议论、说明、抒情铸为一炉,意到笔随,环环宛转,大大增强了新闻的表现力和透明度,读者无不为之刮目。通过总结,把这些经验认真地加以抽象化、系统化,也许有可能为建造某种理论框架或写作模式找到依据。这种从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新闻实践经验中得出来的结论,比向外人古人虚借或闭门苦思得出来的结论,也许要实在得多。

总之,我们应该选择一条既不脱离世界文明趋向、又不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大道,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学习传统,但又不能成为包袱。在中西融通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了些经验的。当前大家熟用的某些新闻写作形式,基本上就是“兼收并蓄”的,消息更多的是西方的经验,但并不是简单的移植,也融进了我们民族的创造;通讯更多的是我们自己的耕耘,但也不是毫无西方文化的滋养。我们应在中西文化初步结合的母体上,进一步把西方的新经验与我们的新成就沟通起来,更广泛深入地交叉互补,融合成新的东西,开创出新的局面。在开创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把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建设,纳入整个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轨道。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更为开阔全面的视角,从而把新闻写作置于更易根深叶茂的沃土上。

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它不仅包容着民族的悠久传统,又体现着时代的内容,启示着灿烂的明天。而且,它还具有自我调节和相对稳定的自主功能,可以消融和排斥外来的侵扰,而长期自我延续发展。

二、从方法论层次上突破。传统新闻写作理论的落后,根源首先在于用以指导其理论建构的哲学思想的落后。由于它的奠基人世界观上的缺陷,在先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已经在指导着整个中国革命,并有许多杰出的学者拿它来建设自己的学科的时候,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却拿形式逻辑和机械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是造成前面所说的直观性、机械性、封闭性局限的原因所在。当然,形式逻辑也是人们认识事物不可少的方法,但仅凭这个方法,还无法洞悉新闻写作学的全部奥秘。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思维结构的改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作为我们的方法论基础,建立新的思维模式。

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主体性、相对性等新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对我们建构现代新闻写作学的学科体系,也是适用的。整体性指的是部分与整体的统一,分解与综合的统一。我们必须抛弃机械分割、单向线性因果决定观的思维方式,把综合作为逻辑起点,对新闻写作的整个行为过程和新闻写作的各种因素,例如事实、作者、作品、读者的关系,采访、写作、编辑与传播的关系,以及新闻性与艺术性、新闻性与宣传性的关系等等进行整体的、全方位的考察研究。主体性指的是人在认知与实践过程中改造客体的能动性。在新闻写作过程中,记者的创造智能与综合文化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传统的写作理论,却把客体的作用看得比主体还重,似乎抓住事实就抓住了新闻,陷入了事实决定论的泥潭。在新闻写作的研究中,只重视客体而不重视主体,不去研究记者是怎怎样的去认识事物、提炼主题、孕育构思和精心表达的过程,等于只抓住了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决定性的一半。相对性是指事物或过程的决定性与随机性、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以往的新闻写作理论,往往忽视新闻的质是一个多维的结构,新闻写作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喜欢用单值,单变量的尺度和概念来勾勒一切,包罗一切,把问题说得很绝对,因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例如虚与实的关系,这是一对矛盾统一的美学范畴,是各门类艺术创造经验带规律性的哲学概括。新闻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存着虚实相生的现象,在实际写作中也是这样做了的,特别是在外事报道中,一些不便开口直道的话,都是采取避实就虚、以虚带实的方法,用背景烘托、材料组合、现场描绘和结构安排等手段,巧妙地暗示出来。解放前进步报纸对国民党的揭露批判,也多用以实引虚,以虚补实的办法。西方记者对我们国内情况的某些借题发挥的报道,也是在客观公正的幌子下,采用虚虚实实的办法。可见虚实相生本是新闻写作的一条常用法则。虚不是虚构,而是无言之实,是含着舌头说话。在新闻写作中,理应是该实则实,该虚则虚,实是基本的,主要的,虚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实处无可疑拒,虚处灵气往来,共同完成用事实说话的任务。可传统新闻写作理论,却一个劲儿笼统地批虚颂实,说新闻写作就是“实打实”,就只有一个“实”字。实践中本已做对了的事,理论中又把它搞乱了。用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结果,就使许多新闻失去了含蓄美,而写得肤浅直露,甚至于开口训人,出口伤人,把本来应该是平易亲切的党和人民的喉舌,弄得面目可畏。又例如,通俗与深刻,本来也是对立的统一,它们目标一致,相辅相成,可传统写作理论,往往要求通俗,忽视深刻。我们的一些新闻,特别是一些通讯和调查报告,惯用二值判断和两极斗争的模式来概括生活,刻画典型,不仅把人物和事件简单化,再现不了生活的原貌,还使我们报道的人物和接受这种模式“指导”的工作为此付出代价。这也与我们的新闻写作理论片面地强调确定性而忽视随机性与模糊性有关。所以,我们应以多值,高质量、非线性因果关系的眼光来考察生活现象与新闻现象,改造新闻写作理论。事物的确定与不确定总是相对的。为了全面深刻地反映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要允许一些不成熟的赏试,允许一些“四不像”的东西进入新闻写作实践与理论的领域,不要等到它尽善尽美才准注册入籍,而让它在探索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在新闻的百花园中,既应有茂林修竹、青荷红杏的温荫斗奇,亦应有野花细卉、荆蔓藤条的点染布置。好比大海巨洋,总得洪涛细沫,涓滴不拒,才能成其大。

三、从学科构造层次上突破。恩格斯曾说过这样的话:“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新闻写作学的现代化,不是个别地修整一下原有的理论框架,补充一些新的概念和改变一下论证角度和论证方式,而是要对整个体系进行改革,重新提炼和组合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成果,收回一些本属于自己的“领地”^②,全面扩大和加深自己的原理和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造起一个内容与形式都面貌崭新的真正科学的

体系。

一个成熟的新闻写作学科，应包括基本理论、文体理论和技能训练三个部分，三个部分作为完整的认知系统，与写作行为模式互相依存，把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新闻写作学的研究，多着重于技术知识，由于基本理论的薄弱，技术知识也难以得到完全科学的解释而充分地发挥作用。存在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新闻写作学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的学科，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对它的研究，也就必然经历这样的两个层次：首先是经验的层次，即对各种写作现象，写作经验，进行收集，条分缕析，归纳总结，并力图透过现象去探视本质。但只有这样一个层次，即使工作得卓有成效，还只能得出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认识，还不能从整体上去把握整个新闻写作学。所以还必须要第二个层次，这就是理性的层次，对整个新闻写作学进行总体上的反思。新的体系应有高层理论的突破，要摆脱经验知识汇聚编次的旧框架，不必亦步亦趋于写作实践，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超前性，改变以文章研究为中心的传统，以“写”为思维中心，把写作研究与文章研究结合起来，并以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例文（范例与病例）为借鉴，以智能训练为重点，以提高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为目的，建立一套新闻写作基本功训练的系统。在理论的建设中，要大胆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并使这些概念容纳更丰富的信息，有尽可能大的预见性，显示出更高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要加强写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能力的开发，特别是对写作和接受心理、审美意识、思维形式等方面奇妙景观的探索。前人限于认识水平，对这些领域揭示不够，或采取回避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思维学与心理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再开口闭口只讲直观经验那一套，群众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在基本理论的建设中，除了要注意写作的内部规律例如写作原理、技能技巧的研究外，还应对外部规律，例如生活与新闻、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规律等加以研究，要视野开阔，富有预见，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尽可能的想在前面，才能起到理论应有的开辟与导航作用。

前面说过，早年的新闻文体，是从文学、史学和应用文中分化出来的。那时的新闻，原是多种意识成份的混合体，先是文学、史学和应用文中包含着新闻的内容，后是新闻中拖着文学、史学与应用文的尾巴。随着实践的发展，开辟了四者的浑沌，产生了独立的新闻文体。但新闻并没有因此净化得纯粹而又纯粹，相反，混合体的遗传因子，使新闻在后来的进化中能更自觉从容地吸取别的学科的长处，形成了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更多的写作样式，积累了更丰富的表现手法。这个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正反合”的前进运动，还将会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新闻界有的同志担心新闻在学习别的学科例如文学艺术的过程中，会失掉自己。这是不必要的忧虑。新闻既已独立成学，自有自己的体与质，有自己恒常不变的内聚力，它不能吃掉别的学科，别的学科也吃不掉它。学科之间的相互吸收，是一种渗透力很强的双向交流运动，是一种不断理解和发现对方价值的矛盾运动，文学艺术渗透新闻，新闻也渗透文学艺术。渗透的结果，新闻提高了观察力与表现力，文学艺术则产生了纪实小说、电影报告文学、电视报告文学等新品种，更加贴近生活，提高了文学的信息功能与直接干预生活的功能。寻求现代化的道路，必须从各个方面摆脱简单化的、把新闻与边缘学科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

新闻写作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也是一门在实践中不断打破原型、重新建构的科学，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谁能一言定鼎，需要一批又一批志存高远的有识之士接力以赴。只要我们不求全责备，广采博纳，集腋成裘，现代新闻写作学的奇葩，将会亭亭玉立，开放在人类知识的高峰上。

注释：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例如，新闻功能问题、读者问题，文体发展规律问题等，就不能只交给理论新闻学与历史新闻学去研究。